

扇子

(小说)

□黄红卫



瞿溢 绘图

人确是奇怪的动物,一旦到了养老院,老爷子立马颠覆初衷:才不出去锻炼呢,什么早三圈晚三圈,反正养老院了。甚至,连食堂也不愿意跑,跑什么跑?养老院就是让人侍候的,这么多钱呢!说来说去老爷子过不了“钱”这道坎。虽然小儿子几次三番说这待遇换其他养老院起码四千。他不为所动,一点不为所动,邀什么功逞什么能,不十十万往外拿,犯得着来这里吗?

老爷子仍按照家里作息规律,早上黎明即起,晚上新闻联播结束睡觉,中午小憩,平时不是电视就是书法,适时到门口走廊里散散步。在老爷子眼里,这条东街食堂西接传达室的走廊最实用,既能遮风挡雨又能看到菜园里各式蔬菜。那些服务员真了不起,工作之余还帮忙种蔬菜。

一楼只有一个服务员。

服务员姓钱,大名钱红花。本来,钱红花的工作量不大,一天来一趟两趟收拾下房间。因为老爷子不肯去食堂,她得端饭端菜来回好几趟,一天两天无所谓,时日一长生了怨,害人精,好手好脚的懒在房间里干什么!老爷子看她与儿媳年龄差不多,装糊涂不予以计较。钱红花却不这样认为,她认定老爷子孤家寡人一个,不然怎么没有子女照面?瞧别人家那些子女,迎来送往,水果点心源源不断,服务员也跟着沾光。

得弄点颜色给他看看。钱红花想出一招,偷偷往菜汤撒盐巴。三番五次,老爷子忍不住了。钱红花称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怎么回事,就让你在吵,去食堂呀,问问别人感觉如何?老爷子自以为伶俐得清,这事情怪不得钱红花,要怪就去怪厨师。厨师刚出道,年轻,毛躁,阅历少,一煽风就着火,汤勺一拍再一碰就让吃苍蝇。无巧不巧的,第二天老爷子汤碗里果真有只黑乎乎的苍蝇……

老板非常重视,在几个主要部位安了监控,并喊来小儿子,解释苍蝇并非人为因素,很可能送饭途中误撞误入,一楼嘛,苍蝇蚊子的天下。当然,养老院有责任,没做好环境卫生;当然,钱红花也有责任,没及时发现。为了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请老爷子配合,去食堂用餐。如哪天无法行动,服务自会跟进。老爷子声称不敢去,怕厨师手中的勺子。老板说

不用怕,该厨师已被辞退。老爷子当然不清楚厨师是老板亲侄子,而这亲侄子本就不想在这暮气沉沉的地方混日子。至于钱红花,老板老乡的缘故,调其他楼层了事。

为了安慰老爷子,老板亲自挑了个靠近厨房的座位,称来食堂用餐有个好处,吃不饱的话可随意添加。老爷子趁势说为啥不早提醒,特别夜里,肚子饿得咕噜噜。

一天挨一天,不知不觉,三年了。

两儿子也是老样子,电话不断,但来一趟像拉纤。不过,这纤必须得拉,否则老爷子就要甩鞭子。像老伴的忌日,老爷子一定要儿子接回五楼的家里,点过香蜡烛,敬上椰子汁,否则,他会觉得对不起老伴。朝夕相处五十载,这份感情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

回一趟家,老爷子就要留意下一楼,却是异常寂静异常清冷,本家呢?旺旺呢?

今年天气异常,极端天气反复,入梅以后,风雨交加,最强风力14级,城市好一些,乡下就不太平了,大树连根拔起,房屋瓦片乱飞。老爷子天天看电视新闻,还自掏腰包订阅报纸,消息比老板灵通。当他把这些新闻说与老板时,老板往往一脸懵。

老板以赚钱为主嘛。老爷子替他开脱。也难怪,养老院上上下下近百人,似乎就这老板的三观与老爷子一致。老板祖父教过私塾,父亲担任过代课教师,他自己年少时习过毛笔字帖,也做过书法家的梦想。最主要的一点,老板常常忙里偷闲欣赏老爷子书法,边欣赏边击掌高呼:好字!好字!OK!每当此时,老爷子总会心花怒放甚至豪情万丈,唉,寻寻觅觅一辈子,临了临了,竟在人生最后一站遇到了知音。

高山流水,知音难觅哪!

说到底,这也是老爷子待在养老院的精神动力;说到底,老爷子是个注重精神多于物质的性情中人。小暑开始,天空复晴,温度直线上升。除了食堂,老爷子几乎寸步不离房间,也不轻易打开房门。巡视员一天到晚巡视好几趟,跑到老爷子门口就要嚷嚷,若无特殊情况,养老院不允许大白天关房门。好在老板理解老爷子,这老家伙是为了节约电费,钻分时用电空子,晚间开足空调,白天关闭空调,为了不使冷气外溢,关门大吉。

像他这样子,关不关房门无所谓,不会出什么豁子。这是老板一贯想法。老爷子穿戴整齐,绝对不能

从走廊出去,更不能经过传达室。“未经同意任何人不得私自离开。”这条规矩铁板钉钉,一点不能含糊。假如跟老板招呼一声,不会不同意,老板顶多说天气热小心中暑。但会有传到儿子耳朵里的可能,也许前脚刚走后脚就追来电话,这就麻烦了,不是其他什么麻烦而是给儿子们惹了麻烦,这是老爷子最忌讳的。

老爷子像中了魔。老伴那儿去过了几回,靠近乡下,不算远,红绿灯太多,打车单程三十分钟左右。

他返身阳台,打开推拉窗,先送出去一张椅子,然后跨过腿脚。对面什么单位静悄悄的,广场一个人影也没有。不用慌,不就出去一会儿嘛。老爷子没着急开溜,他把椅子重新塞进阳台,合上推拉窗。

那什么单位的传达室同样静悄悄的。这会儿,全世界都在做梦,嘿……都在做好梦。老爷子偷偷乐了乐。

老爷子不见了,老板惊出一头汗。没弄清楚之前,特决定暂不惊动他儿子。

老爷子房间里,东西一样不少,老人机躺在书桌一隅,这书桌别的房间没有,专门给老爷子习字用。看来看去唯一可疑点在阳台,因为窗帘没合拢。老板心里有了数,请求对面传达室帮忙调监控。

根据监控显示,三个小时前,老爷子在司机协助下,上了辆天蓝色出租车。

这老家伙!老板牙齿咯嘣咯嘣一阵响。

要不要报警?虽然松了口气,包括厨师在内所有人都想到了报警。

不用报,不用找,会回来的。这老家伙,我了解不过。

老板话音刚落,老爷子来了电话,称中午未找到老板,所以没招呼,私自回了趟家,目的为了一本你喜欢的字帖,想拿过来一起探讨探讨,遗憾没找着,这会他正在书店里。

也不能说老爷子完全撒谎,从老伴那儿打转,他确实要求司机朝家的方向开,顺道嘛。只不过没上楼,在楼下转了一圈,看见自家屋子里在装修,熬不住打听,原来本家又摔了一跤,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保姆请过,子女家待过,烦不胜烦之下,被送去了护理院。

老爷子俯身捡起扇子,同时一个念头骤然升起:既然老伴视这把扇子如性命,为何不让它伴随而去?唉,都怪自己,都怪自己考虑不全。

老爷子穿戴整齐,绝对不能

从走廊出去,更不能经过传达室。“未经同意任何人不得私自离开。”这条规矩铁板钉钉,一点不能含糊。假如跟老板招呼一声,不会不同意,老板顶多说天气热小心中暑。但会有传到儿子耳朵里的可能,也许前脚刚走后脚就追来电话,这就麻烦了,不是其他什么麻烦而是给儿子们惹了麻烦,这是老爷子最忌讳的。

老爷子像中了魔。老伴那儿去过了几回,靠近乡下,不算远,红绿灯太多,打车单程三十分钟左右。

他返身阳台,打开推拉窗,先送出去一张椅子,然后跨过腿脚。对面什么单位静悄悄的,广场一个人影也没有。不用慌,不就出去一会儿嘛。老爷子没着急开溜,他把椅子重新塞进阳台,合上推拉窗。

那什么单位的传达室同样静悄悄的。这会儿,全世界都在做梦,嘿……都在做好梦。老爷子偷偷乐了乐。

老爷子不见了,老板惊出一头汗。没弄清楚之前,特决定暂不惊动他儿子。

老爷子房间里,东西一样不少,老人机躺在书桌一隅,这书桌别的房间没有,专门给老爷子习字用。看来看去唯一可疑点在阳台,因为窗帘没合拢。老板心里有了数,请求对面传达室帮忙调监控。

根据监控显示,三个小时前,老爷子在司机协助下,上了辆天蓝色出租车。

这老家伙!老板牙齿咯嘣咯嘣一阵响。

要不要报警?虽然松了口气,包括厨师在内所有人都想到了报警。

不用报,不用找,会回来的。这老家伙,我了解不过。

老板话音刚落,老爷子来了电话,称中午未找到老板,所以没招呼,私自回了趟家,目的为了一本你喜欢的字帖,想拿过来一起探讨探讨,遗憾没找着,这会他正在书店里。

也不能说老爷子完全撒谎,从老伴那儿打转,他确实要求司机朝家的方向开,顺道嘛。只不过没上楼,在楼下转了一圈,看见自家屋子里在装修,熬不住打听,原来本家又摔了一跤,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保姆请过,子女家待过,烦不胜烦之下,被送去了护理院。

老爷子俯身捡起扇子,同时一个念头骤然升起:既然老伴视这把扇子如性命,为何不让它伴随而去?唉,都怪自己,都怪自己考虑不全。

老爷子穿戴整齐,绝对不能

公园下午茶

(散文)

□艾英

春来,公园湖边嫩柳新芽迎风舞动,湖水倒映楼宇的剪影;夏季,公园葳蕤树丛遮天蔽日的浓荫,将炎热挡在林外;秋季,公园的银杏树叶子金黄,地下铺满碎金;冬季,溶溶金色从天际缓缓铺展,滔滔东流的河水映照彩色的水影与光影……在城市的公园、绿地、河岸,我放轻脚步,慢慢地走在小路上,树丛中;停下脚步,静静地坐在长椅、石凳或草地上,看阳光穿过枝叶,竹叶、花间照耀,双眸变得灵动;听风声、水流声、鸟鸣声,身心变得明澈。

越来越喜欢沉醉于新鲜泥土和绿树青草的气韵里,在五颜六色的野花摇曳中,在雕梁画栋的人文遗迹旁,度过一段悠长、缓慢、丰沛的时光,聆听岁月深处的

回响,把自己融入多彩的自然。

这些年,城市大大小小、远远近近的公园、绿地、绿道、河岸大多数都去过,有时与朋友相约,有时自己临时起意。以市中心为圆点,散落在城市东、南、西、北不同方向,风格迥异的公园都去过,随时随地去逛,像在自家后花园。

好多公园、绿地多是有主题的,春、夏、秋、冬各有不同的花,四时都有花:早春梅花盛开,桃花绽放;暮春牡丹国色天香,海棠花朵朵红;初夏月季五颜六色,蔷薇粉披一树,杜鹃花映红人们的笑脸;盛夏荷花清丽动人;秋天青菊花迎风招展……不过我不喜欢“乱闹忙”,多是在平常日子的双休日去,也发现一些安静的、曼妙的、清幽的公园。常常看天气晴好就出发。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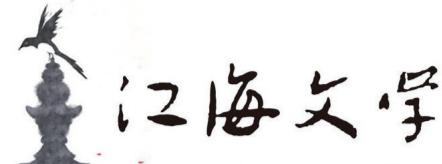
间多在下午,以缓慢而温柔的节奏,在深深浅浅的绿荫走走,停停,拍拍,看看。走累了,就在凉亭里、长廊中、树荫下、草地上静静地坐着,慢慢地看着,默默地发呆,缓缓地晒太阳。如此场景,纵是一个人也不会感到寂寞。有时坐一个下午,不知不觉间夕阳西下,带着满足和轻松的心情回家。

有时事先与朋友相约,结伴而行。同行次数最多的当属性情柔、与我心意相通的霞。我俩经常会带些吃喝的东西,一个保温茶杯是必不可少的,泡好红茶绿茶或花茶;带点水果,传统老三样是苹果、橘子、香蕉,时令水果有枇杷、樱桃、杨梅、葡萄等。霞还带她自己做的酸奶、甜白酒、青团,自己炒的南瓜子等,公园下午茶因她的心灵手巧

而丰富多样。耳畔是鸟儿的啼鸣,手边是温润的茶杯,眼前是心仪的食,物又有阳光与微风相伴,野花与青草送清香,这样的下午茶,自有清新的美、温柔的暖和绵密的爱。

与朋友在一起,有时边走边聊些生活琐事,也有时相对无言,默默感受一砖一瓦上的字词句意,静静体会一草一木组成的诗画情境,带着善意和爱心看同样悠然漫步的行人,推着轮椅车出动的一家人,跑跑跳跳的孩子们,凝神静听唱歌的、吹曲的、跳舞的声音,感受慢调、悠闲、祥和、温馨的景象。

白墙、黛瓦、老桥、河水、绿树、人群……随手就是一张明信片,不肯漏下每一处美景,用手机把一朵花的风韵、一棵树的姿态、一座建筑的美收入手机镜头……诗与美好并不一定在远方,就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



江海新韵

热爱:江海与濠河

□王子和

还是在青春期
我以北方河的名义
以血浓于水的波浪
一路追寻
奔流了一千里
终于加入
江海的行列
荣幸地成了江海之子

我在大江之东
日出而作,日落不息
用一支笔
高唱江海进行曲,
吟哦濠河小夜曲
于豪放与婉约之间
痴情不改,穿梭至今

我闯荡江海,泛舟濠河
江海的浪花,濠河的浪花
每一朵都能给我
第二故乡的感觉
总是分不清
到底是一串串晶莹浪花
扑面而来
还是一滴滴滚烫的泪水
亲吻面颊
江海爱我,濠河爱我
就像爱自己的亲生之子

必须骄傲,
我是守候长江母亲的赤子
值得自豪,
我是祖国第一大河的歌手
在长江奔向大海的浪花中有我晶亮热烈的眼神

我之所以深沉地热爱江海
迷恋濠河是最初的起因

濠河
是大海与长江的血脉传承
濠河
是他们的宝贝女儿

那年那月
江海在风雪中要召见我
他们知道我热爱他们
就让他们的女儿
先出面迎接

初见,
我就被濠河的朴素打动
那时的濠河,
有些像瘦弱的村姑
又像是城中清贫的女子
这瘦弱且清贫的女子
又成了千年古城
胸前挂着的一串
翡翠珍珠项链
历史的风尘已久
等待着谁来擦拭

岸边几株垂柳
水中数丛芦苇
可见鸥鸟绕飞
河畔人家安宁
濠河既是城市的诗歌
濠河也是乡村的诗歌
用这样的诗歌为乳汁
濠河养育了一代代
抒情诗人

神奇的风从东方来
今天,漫步在濠河之滨
我总会被她
波澜不惊的妖娆所打动
濠河与这座城市一起
变得丰腴起来
有了靓丽的容貌
与迷人的腰身

新桥座座飞架
碧波映照繁华
绿地沿河静卧
秀林牵手百花
游船满载幸福
美梦千户万家
青春焕发的少女之城
佩戴起了真正的
翡翠珍珠项链
日夜闪烁别样的芳华

濠河,
与相隔十八里的狼山
遥相呼应出了绝美二重唱
古老的南通打麦号子
此起彼落
嗨嗨乎包填写进了新词
海拔108米的狼山太小了

这并没有影响它成为中国佛教八小名山之首

宋代王安石曾站在狼山顶上
举头四顾江海苍茫
吟诵出了一首千古七律
那时,
狼山还在大海的梦怀里
《狼山观海》
在山鸣谷应中流传
至今,仍是南通的第一首大诗

此前的唐朝与五代
南通的乳名叫作静海
幼小的静海
贪玩在胡适洲的伊甸园

胡适洲这片沙洲
就是当年静海的温暖产床
就是当今崇川的大地之母
她来自于长江入海前
积攒出的亿万粒泥沙
胡适洲
是北方人南下逗留的地方
也是他们来了
就不想走的地方
南通自古就是
一座移民的城市
我来自北方,
也是一个移民
我与当年的胡人一样幸运

一片片沧海成了桑田
当年的范公堤
早已成了内陆
大海渐渐远离了南通
长江却在不远的地方顾盼
日日夜夜地温存
用浪涛传递着母女情话
为濠河输送着绿色血液
让她成为
护卫南通的一湾清流

自古仁者爱山,
智者喜水
狼山可以登临望远
濠河可以洗涤心灵
江海与濠河是水的王国
我是一条北方河
依水而居就是我的皈依

我曾在海门的军营
一再敲击过大海之门
一再寻找过浪花之音
海门
王安石做过县令的地方
在我之前一千年
也曾敲击过大海之门
也曾寻找过浪花之音
我听信了这位哲人的指引
“遨游半在江湖里
始觉今朝眼界开”

所有的江湖已经游历
眼界大开的地方
应该就是我永远的居所
伴着濠河,依江望海
我的一颗心
喜欢沉浸在风浪里
最好,便是一生如此

心帆逐浪,跌宕起伏
遐想如浪,诗情如云
追江赶海的一颗心
沉沉浮浮
一个写诗的人
最好不过,
就永远呼吸在这里

热爱江海,迷恋濠河
深深的根系早已扎下
我不舍离去
我不再离去

江海知我
紧紧拥抱我的一颗
不老的心魄
濠河爱我
清波滋润我一生
歌唱的灵魂
我的这支笔
汁液一直很饱满
因为她浸透的水墨
是热爱
还有一腔热血
酣畅淋漓